



——三部曲 最終章
Yi Yi Trilogy The Final Chapter

三 個 人 的 一 一

NJ 的 熱海旅行

NJ's Journey to Atami



「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 —— NJ

2023.5.19-21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Grand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本事

電影《一一》中，綽號NJ的簡南峻與初戀情人阿瑞趁著公司出差，二人相約東京，在被告知工作的事情不著急後，他們選定了距離東京大約一小時車程的度假海灣「熱海」作為敘舊的地點；同一時間，NJ的太太敏敏因受不了家中突來的變故，上山僻靜，留在台北的一對兒女，兒子洋洋由照顧植物人岳母的看護幫忙照顧，女兒婷婷也是戀愛進行式，且還是捲入一段三角關係中，她與鄰居同齡的女孩莉莉的男友胖子展開約會。熱海與台北，彷彿前世與今生，NJ與阿瑞曾經歷的往事，竟在婷婷與胖子的生命裡，巧合地再發生一次。

電影問世之後的23年，三位演員抵達日本，重訪了電影中的熱海與東京，NJ與阿瑞散步的海濱，NJ獨自沉思的長堤，從東京酒店窗外看出去的鐵塔，或者……還有更多23年前電影裡沒有出現的場景。然而，重訪的目的僅是電影中的「場景」嗎？還是今時今日的「重訪」與電影裡中年NJ與初戀情人的「敘舊」成為了一段遙距23年的對話？

電影裡日本與台北兩代之間的前世與今生，是不是也能在我們打開三位演員幾千張旅行照的時候，有了電影中不共地卻共時，似曾相識的感受？

記憶，是人能去到最遠與最久的一次旅行，像一張永遠可以重新沖洗的照片，但出發的自己，永遠都是回來時的自己去遇見的。

分場表

序	那些我們聽過的話
第一場	那些我們吃過的東西
第二場	那些你們見過的我
第三場	那些我自己走過的路
第四場	那些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第五場	那些我不在的時候
第六場	那些我看過的海
第七場	那些我們一個人去過的地方
第八場	那些我還在的時候
第九場	那些我看過的天空
第十場	那些我畫過的自己
第十一場	那些我拍過的自己
第十二場	那些我想念過的自己
第十三場	那些我們遇過的日出
第十四場	那些從旅行回來的我們

演出全長約90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暮色(路嘉欣)

攝影 / Edward Lam



光(從左至右、從前至後：Milk Cheng、Waga Wong、鄭曉婷、黃人傑、路嘉欣、王宏元)

攝影/ Edward Lam

誰是 NJ ？

NJ 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男人，一個普通的白領，一個普通丈夫，一個普通父親，一個普通的女婿。甚至公司的合夥人最常給他的稱號是——老實人。

他有著因著經濟結構轉變後，大量出現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普遍困境，就是中產的那個「中(middle)」成為一種生命景象，放眼望去，家庭、事業、情感、人際、兒女、從過去到未來，這個「中」，代表著不上不下，進退維谷，左右為難。

在植物人岳母的床前，他說出了一個沒有跟任何人說的心聲：

「原本自己很有把握的一些事，現在看一看好像覺得少的可憐，有時候覺得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都覺得一點把握也沒有，都會覺得說好不容易睡著了，幹嘛又要把我弄醒？」

但是，電影中他的人生出現了兩個角色，一個是舊識一個是新人：新的，是一位來自日本的「準合作夥伴」，叫大田先生；舊的，是自己的初戀情人，阿瑞。兩個人都把他帶到一個異地「日本」，讓他的人生有了一段「中空期」，讓他放開了妻子、兒女以及同事。這兩個角色都代表著一種契機，於是，這個環境與人都還給了這位普通人一個選擇的空間，然而他卻站在所有的交會點上，決定一切將一如往常。

他對阿瑞說：「我從來沒有愛過另一個人。」大田先生對他說：「You are a good men.」而回到家中的他對太太說：「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

他的困境，不是現在，而是早在音樂與電腦，興趣與現實之間，他再也回不去的那個人生分岔路的起點，自那以後，再多的改變對他而言，也像是不變；以致，再有甚麼承諾放在他的眼前，感受到的也只是一個重蹈覆轍的序章。

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的話

前奏 123

文/ 彭鎧立



提供/ 彭鎧立

香港的愛德華不間斷地聊著《一一》。千禧年生的《一一》。

他跟我，我們從台北聊到北京，從北京聊到香港。聊著聊著，千禧《一一》似乎在我們此起彼落的交談當中很理所當然地被想像成一齣可以立體、摩登、略帶新古典規章的音樂劇。

我們會有好聽的音樂，節奏必須分明。洋洋，爸爸、婷婷、媽媽，加上小舅、婆婆以及各式各樣的阿姨舅媽可能會跳舞。

可是《一一》卻自帶想像先長成了三個可以各自獨立表述的前奏曲：《一個人的——：洋洋的一封信》，《兩個人的——：婷婷的14首搖籃曲》，以及即將發生之《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對我來說他們是前奏 123。

原創的《一一》與我們現在進行式實驗中的劇場《一一》，對於我來說像是觀看希臘神話裡的 Ship of Theseus。原始的《一一》之船裡槳木杉板被一個個抽出來，放大縮小仔細被揣想。許多現在與當下之思考及身份提問以新的杉板形式鑲嵌回《一一》的框架。千禧《一一》被新冠病毒脅襲遷徙。全新的表演於是形成。

舞台《一一》其實還在生長。

每個前奏曲都是為了主體樂章之華麗出場做準備。小時候我們用蠟筆畫太陽，大部分時候我們先畫一個圈，然後環繞這個圈圈我們加上許多枝枝節節作為太陽的光芒。《一一》裡的葬禮於我來說就是這個圈圈。有關你我的生生息息與人事物之間的細胞碰撞時空轉換是大小不一的枝節，一切都循序漸進的邁向樂章之終結與開始。我們稱它為死亡。

「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中年的NJ在午夜這樣告訴他的初戀情人。朝陽升起之後，他們此生再也沒有見到過面。

感謝吳念真導演獻聲演出 令電影的靈魂深入人心

吳念真先生，

您好。

好久沒有聯絡了。雖然我們的工作室和您的助理有保持某程度的聯繫，因自從2020年疫情的緣故，港台兩地來往不便，我們一直沒法按最初規劃進行舞台版《一一》的製作，但我們仍然希望把應變而誕生的《一一三部曲》的進度分享給您。

《一一三部曲》經歷了2021、2022 第一和第二部的完成，今年五月，將來到第三部的面世。繼《洋洋的一封信》，《婷婷的十四首搖籃曲》，最終章的主題是《NJ 的熱海旅行》。今年二月，製作團隊來熱海和東京拍攝完成劇中需要的影像畫面後，踏入四月，台灣的三位演員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將到港綵排。正在劇本創作的這段期間，我們還是在意念上回到了2019年想到邀請您為這部戲獻聲的原點，因為，NJ 既是故事的主要角色，更是透過您的演繹令電影的靈魂深入人心。

我們又再冒昧的向您重提獻聲，是希望能夠得到您為這次的演出錄製14句NJ 的對白。它們將貫穿在全劇的十四幕中，發揮這個人物在處境，心態，關係中的軸心功能。它們的出現，也將扮演穿梭，連接的角色，令屆時藉多媒體，現場演出的內容，產生時空時而重疊，時而分割的效果。這14句NJ的對白加上您的獻聲，是《一一》在今時今日依然能夠作為時代的刻度的見證。

因為知道您工作繁忙，我不敢貿然上門拜訪。但是，如果您想更詳細了解《一一三部曲》到《NJ 的熱海旅行》的有關一切，我非常樂意在您有空的時間，來向您介紹與展示前兩部曲的成品和整體三部曲的意念與創作過程。

感謝您閱讀這一封信。也期待能借《NJ 的熱海旅行》能跟您交流。

祝您

平安，健康和生活快樂，

林奕華上

2023年4月5日



提供/ 綠光劇團 · 攝影/ 張大魯

吳導，

您好！得知今天錄音順利完成，非常開心，也要再次感謝您慷慨幫忙，讓這個始於一個念頭的夢想，終於得以到達接近完成的階段。

我們在香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籌備五月的演出。鎧立下周會經過香港，我會告訴她您的參與，之前她聽到您答允獻聲，也很興奮。

我會保持與定謙聯絡，讓您也知道我們的進度！

祝身體健康，心情愉快

奕華 上

2023年4月19日

導演的話

「重新想像」Re-imagine 的必要

文/ 林奕華



攝影 / Edward Lam

馬上便呈現在大家眼前的《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是我在2007年6月29日楊德昌導演逝世那天，對自己許下的承諾的兌現：把他的（至少一部）電影，以我所使用的媒介，轉化成另一種觀看的經驗。簡單的說法是「搬上舞台」。

不直接說「搬上舞台」，是那四隻字有著深遠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某種包袱，因為「搬」是從甲地換到乙地的意思，重點在轉「移」不在轉「化」，所以「搬上舞台」也好，「搬上銀幕」也好，後面附帶的問號便是，有幾「忠於原著」？

若說「忠於原著」是對作者「效忠」的表現，我把《包法利夫人》「轉化」成《包法利夫人們》的「電視綜藝的美麗與哀愁」，把《水滸傳》、《西遊記》、《三國》、《紅樓夢》「轉化」成 What Is Man、What Is Fantasy、What Is Success、What Is Sex，把《福爾摩斯》探案「轉化」成《心之偵探》的「查人先要查自己」，把《彼得潘》「轉化」成在機場裏迷路的《機場無真愛》，把《西廂記》「轉化」成「愛在翻牆圍觀的時代」，把《聊齋》「轉化」成 Why We Chat，把《梁祝》「轉化」成《梁祝的繼承者們》，從女扮男裝求學，變了怎樣求取學問才能做人不用「裝」和「扮」，等等等等，都可被標籤為「對大眾的背叛」：本來家傳戶曉，怎麼全都成了似非而是，似是而非？

再如《——》被「轉化」成《——三部曲》後，原來的劇情都消失了，卻變成疫情三年的刻印，《一個人的——：洋洋的一封信》，以「隔離」反映什麼是「未來」（洋洋說的「大家不知道的，大家沒有看過的」），然後是《兩個人的——：婷婷的14首搖籃曲》，以「Zoom」，那種不在一起的「在一起」的視象會議程式，反映什麼是「現在」（婷婷說的「婆婆，難道你到現在都還不原諒我？」），最後是《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以「復常」反映什麼是「過去」：全球恢復通關後，我們都來不及重遊「夢縈魂牽」的舊地，教我聯想到《——》中NJ和阿瑞在熱海一家酒店的房門前，即便初戀時錯失的激情跨出一步便能重獲，但這一步所代表的，是補償？抑或開始？

很多時候被認為是「重新開始」的開始，是出於對夕陽的依戀，抑或是看見朝陽即將升起？

「重新」，是換了時間，卻仍然「重複」舊有模式的「新」？還是，放下以「新」之名進行的緬懷，嘗試把「重」的可能性，放在汲取經驗的教訓上？雖然，這已經是一個由點擊率和流量決定「新」的價值，也讓虛擬的「體驗」取代實體的經驗的世界。

《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並不提供「把電影搬上舞台」的經驗，但它可以讓觀者體驗「重新想像」的解除束縛與放下負擔，它將以電影放映長度的一半時間，完成三重時空的「旅行」：電影角色的、台上演員的、台下觀眾的。14段NJ的「心聲」（由《——》中飾演NJ（簡南峻）的吳念真先生「重新聲演」），演員這次出外景時拍下的照片和Vlog，以及由2021到2023三年三部《——三部曲》邊走邊看，邊看邊創作的過程。

《——》中的胖子說過，「自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比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我在2007年給自己承諾，要把楊德昌的電影「重新想像」成劇場作品，正又是借他對電影的「重新想像」（那些有別於一般敘事體的鏡頭和觀看方式）作為啟發，希望從中帶動參與創作的每一個人，台上台下，幕前幕後，對戲劇，對生命，對電影，都能有所「重新想像」。

洋洋曾問父親NJ：「爸比，我們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啊？我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所謂「現實」，從來只是兩隻眼睛看到的一半，還有另一半要怎樣才能超越肉眼的限制，進化成參透的能力，那就視乎每個人如何追求打開「第三隻眼」了。

影像導演的話

旅行也就是故事的開始

文/ 吳嘉彥

我的「旅行」在大學一年級才開始。

去德國探望了當交換生的哥哥後，便自己一個人，在意大利和奧地利待了兩星期。那時無知，沒有買電話卡，於是每換一個城市，便要在旅客中心拿一份城市地圖。

我在米蘭住進了青年旅社，門外有流鶯出沒，八人房內沒有充電座，其中一位同房的鼻鼾聲更是如雷貫耳，每一下呼吸都會令鐵床架震動。後來搭火車往威尼斯，見到車上有充電座簡直是如獲至寶，連忙把我那五插座拖板拿出來，把相機手機電腦一股腦都充起電來。我很記得，把拖把抽出來的一刻，對面座位的意大利少女們噗哧地笑了一聲，我當時為了掩蓋尷尬，還問她們要不要充手機呢。到威尼斯後，我找不到酒店。在某個巴士站下車後，看見對面有兩個意大利大漢坐在一起閒聊，於是我便問他們酒店位置，豈料他們完全不會英語。雙方手舞足蹈一番後，我還是不懂，只好回到原來的巴士站再想辦法。才剛剛走到巴士站，他們竟然駕了一輛農業用貨車來，叫我上車。我當時又沒多想便上了車，上到車內才驚覺，大獲，他們真的會帶我去酒店嗎？當然，最後順利到達，還幫我辦入住手續呢。

兩星期的一人旅行，便在這種千奇百怪的事件中，走過了。

旅行是經歷，成長，人生；也就是故事的開始。



海鷗(黃人傑)

攝影/ Edward Lam



潮聲 (路嘉欣)

攝影 / Edward Lam



天空(王宏元)

攝影/ Edward Lam

戲劇顧問的話

回頭向前看

文/ 徐硯美

張國榮膾炙人口的歌曲中〈追〉是一定榜上有名的，同樣的，陳奕迅的十大裡〈陀飛輪〉也都少不了，相隔了16年(1994-2010)，這兩首歌曲為什麼書寫的情懷，如此地相似？

「一追再追，只想追趕生命裡一分一秒，
原來多麼可笑。」
——張國榮〈追〉

「秒速捉得緊了，而皮膚竟偷偷鬆了，
為何用到盡了，至知哪樣緊要？」
——陳奕迅〈陀飛輪〉

它們的家喻戶曉，或者成為某種「經典」，是不是因為說到了人的必然共性——遺憾。而這個遺憾的發生，有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時間」。可是，這個必然中的必然，是不是就是一種宿命，也就是人注定要有遺憾？以致人們接受了這件事情，或者在這些歌的反覆傳唱與重播下，也被說服了——再怎麼掙扎，也逃不過遺憾。

然而，同樣的情懷，卻早在古詩詞裡面就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它的專有名詞，就是「傷逝」。傷逝，也就是哀悼時間如何帶走了我們看似繁華、看似美好、看似珍貴的事物。因為這樣，我們也有了一個成語叫「傷春悲秋」，傷逝的情懷讓我們看待任何美好的時刻，當下就已經感受到它即將要消逝；看待凋零的時候，也在反覆地確定，它的必然。

辛棄疾、蘇東坡、陸遊，一直在宋詞裡被視為不是那麼符合「宋詞傳統」的詞人正因他們的作品，沒有那麼多的風花雪月，兒女情長。倘若要找一首宋詞橫跨近千年跟〈追〉與〈陀飛輪〉對話，我還是會選那首同樣傳誦度很高的辛棄疾的〈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千古名句當然就是那句「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為什麼這句與兩首歌可以對話？是因為它同樣有「驀然回首」的這個動作，可是，卻少了遺憾。

〈青玉案〉揭示了另一種「回首」的可能與目的，就是回頭去看「一追再追」、「找不到」以及追找的過程中所「失去」的結果，並不盡然、也不必然是遺憾，而是這個「過程」才是人們生命裡能「找到」的關鍵。

「回頭」與「回憶」都是我們藉著時間給予的空間，在自己的人生裡進行一次重訪、重遊，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訴自己「回不去了」，而是把那尋尋覓覓卻從未看清楚的來時路，好好地看清楚，看清楚的那一刻，或許本來是遺憾的，就成為另一種「經歷」。

《NJ的熱海旅行》是以三個演員以及整個同行的劇團成員遠赴熱海與東京拍攝的數千張照片，數十個小時的Vlog轉化而成的作品，它不僅是一趟旅程之後的一趟記憶旅程，而是蘊含著人生千百個游離在意識汪洋裡的記憶。通常在旅行的當下，我們持續的前行，手機裡、相機裡不斷累積的照片，都成為我們留住卻來不及回顧的，而社群媒體上的那些打卡與自拍，食物與景點，又只是我們去過的「標記」，以致一趟旅行我們真正收穫的，可能只是一堆認同與羨慕的Like，而那個出發前的自己，卻從未真正被旅行回來的自己遇見。

然而，透過無數種彷彿重回「案發現場」的回顧照片與影片的方式中，記憶正在悄悄地交疊與交織，記憶中的空間開始重構，時間不再是「一追再追」也不是「捉得緊」的一條直線。〈青玉案〉的回首，回答了〈追〉的「原來多麼可笑」以及〈陀飛輪〉的「哪樣緊要？」。因為，它是發生在最繁華的燈節，最目不暇給，最要拿出手機、相機來紀念的時候，但是，他卻說「驀然回首」，最不絢爛，最不起眼的一處，竟有讓人記得最久，也苦苦追尋的。

這個「對象」，可以是一個吃完了的電車便當，可以是一張車票，可以是窗前的一抹樹影，是日出的海灘與日落的鐵塔，是這個人，也可以是那個人，是一個人，也可以是有些人，無論如何，它們與他們，或許都得是我們回頭之後，才找到的。即便有一天，或者都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見，卻在重訪與重遊之後的每一天，都帶著這份找到的「甘心」，去超越了許多消失與不見的「不甘心」。這讓遺憾與傷逝也就不再成為必然，而這也成為我們如何用這個作品去回覆在電影中去了一趟熱海與東京的NJ，回來說的「沒有那個必要」的必要。

回頭向前看，《NJ的熱海旅行》是我們給走過過去三年多的人們的一封信，因為我們捨不得忘記走過的每一天，所以捨得用這個創作和人們分享回憶與我們看見它跟未來之間的關係。

《NJ的熱海旅行》此刻與人們在劇場相遇，或許在未來的某個當下，也可以是人們回頭想起時，燈火闌珊下的，那人。

創作統籌的話

埋嚟睇，埋嚟框

文/ 何定偉

Robert Capa有一句「sound bite」：「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n't close enough.」

因為近，所以好？

接觸攝影的第一個階段，大概是初中時期，時維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從親戚處借來了單鏡反光機，配上超過100mm焦距鏡頭，只為了在班會旅行時，能「遠距離」地「近距離」拍攝到暗戀的同學。按快門與回捲菲林的那兩聲「咔嚓」與「嘞」，是物理的運動，更是心理的活動。

那時當然不知道有一個學術名詞叫「凝視」。更不會意識到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會不會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自此，為了「型」也好，為了興趣也好，那台不算小的機器成為了「日常用品」，身處菲林年代，每一下的快門雖是經「深思熟慮」後才按下，卻是為了「框起」「決定的瞬間」。

那本身不就是一系列的「矛盾」與「曖昧」？

五年多前，用手機跟躺在棺木的他拍了一張自拍合照，不清楚那是不是一張「好」的照片，但會不會是一種最近，也是最遠的距離？

還是，那些分了手的戀人親密床照才是？

為了留住當下的時間/ 記憶/ 情感，有時先要把「他者」排除於框外，但誰也說不準假以時日回看，框外的風景可能才是「美好」的所在？

當下看到的，可能只是事情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那位暗戀的同學當然好久不見，那位歸土的他留下的一台小小Rollei 35 依然健在。



遠方

攝影 / Edward Lam



一個人(從左至右：吳嘉彥、王慶恒、王宏元、何定偉)

攝影 / Edward Lam

演員的話

路嘉欣

很少這麼長時間看著自己相片裡的背影，望著望著會感覺那個後腦勺好像有一隻很小的蝴蝶飛了出來，振動翅膀的時間，靠岸又離岸的船隻，告訴我這就是命，是你此生要看的風景。

王宏元

初戀和遺憾有一個共同點，在回憶的罐子裡會越陳越香，甚至連重量都會越來越沉。直到有一天，它因某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從架子上掉下來，或你太累了，忍不住打開了它，嗯，用看的用想的還是比較好吃。

要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我們又怎麼能說自己看透了這個世界呢？而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其實都不一樣，是每個人各自心裡的投影，有好多好多的看了其實沒有看見……也許在那些放大、反轉、移動、調色的工程中，有機會是放大、反轉、移動、調色自己尚不清楚的那一顆心吧。

這一陣子有一句話聽來的話一直在我的螢幕上：「有形的，終究會以各種方式消失的。」

黃人傑

一個人的生命當下，不是只有一種時態。

過去的經驗和未來的期待，都影響著現在的發生。

拍下一張張照片，留下時間的切面，調整明暗、提高對比，放上不同的濾鏡，再次挪動記憶的緯度。

那些不願想起的，曝光多一些；

不想看的太清楚的，焦距退一點。

在這些一來一往的重新調整，是為了更接近當下？還是為了感受執迷在接近真實的自己？

或許真正知道的，就只是未知吧。

實習生的話

彩排觀察後記

梁嘉惠

第一次跟排，說起今年終於可以重新出發，是去了新的地方？還是重遊過去的舊地？這一趟又拍下了什麼照片？

把電腦連接大屏幕，大家圍圈坐好，將分好類的照片準備好。Edward問「你們現在旅行回來後，還會一起約出來看照片嗎？」大家一致回答「不會」。

是的，這是我第一次以這種方式一起看旅行的照片。一張張照片，不同顏色、不同大小、不同方式，一一滑過……「這在記錄什麼？」「你們是在哪裡？」「這是在吃什麼？」瞬間大家心裡都有著不同的疑問。不同的風景照、食物照、街道照，「哇，你這個看起來很好吃！」「這張的光線好好！」「哈哈你在幹嘛」跟著演員們，互相重看自己的照片，看別人拍的自己，看其他人拍的照片，發現不同的人，都有自己記錄的方式。有的人只是純粹的記錄，有的人想把漂亮的瞬間努力的在照片中呈現，有的人希望顏色是好看的，等等……。

「你覺得這張照片裡的他，和日常相處的他有區別嗎？」

「你有試過現在跟人去曾經跟別人去過的地方嗎？」

過去……現在……不同組合在一起的照片，有著未知，也有著屬於自己的記憶。一個一個的畫面，關於你的，不屬於你的，又會如何把這些連結起來？問別人，問自己，照片裡好像有著很多不同的答案，看全部的照片，時間好像都變慢了。我也帶著不同的疑問，幾個星期後，在劇場內再次看到，不知道又會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呢？

羅熙彥

過去被遺忘在潛意識。我們多久沒有在潛意識游泳了？

睡覺時，腦袋會把回憶如相簿一樣翻開，把每一幀風景，按潛意識的喜好放大、縮小、扭轉、重疊，組成一個個夢。我們便在夢中重歷回憶。

回憶是久遠卻熟悉的過去：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情感……時間縱然消逝，但當下的你依然留戀當時的情感。

又有誰未曾想過要回到過去呢？

我有好些朋友有寫「夢記」的習慣——在一本筆記錄夢境。他們說，在夢中，不同的時空會重疊，零碎的符號會飛舞。做夢的人要自行把夢中的碎片重組，從中看到自己的慾望。

在《三個人的——》這個夢境中，我看到：

自拍/偷拍/妳的醜照

在平交道的新幹線前牽手

富士山/飛機/海鷗/便當

初戀中的小鹿亂撞要撞出一條往永久幸福生活的路

NJ與初戀在潛意識的熱海中游泳

游著游著，便流起了眼淚。

「阿瑞，我從來沒有愛過另一個人。」

祝家樂

在每次回到排練室一打開門的時候，我都覺得「好有趣」，因為每當一打開門就會見到演員和導演都會坐在他們專屬的位子，每天都是坐在同樣的位置，就讓我感覺到好像這裏變成了一間教室一樣，有種回到校園的感覺一樣。

在某一天的排練中，團隊們一起看了演員在日本拍的Vlog，在影片當中人傑去了麵包店買麵包、被別人搭訕、在公園和日本的小朋友玩；小路自己一個買票去了遊樂場玩；宏元在早稻田大學參觀，在看完這些影片之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自己一個去旅遊好像還滿有趣的。

到了第二天，影像導演已經把三位演員的Vlog配上音樂重新剪成一段段的「回憶」，然後在播放完重新剪輯的「回憶」之後，林奕華導演就馬上回頭問我：「你看完有甚麼感覺嗎？」其實當下我真的是嚇了一跳，因為真的是問得突然了，但我的回答是：「我覺得他們好像不是第一次來這些地方。」「就像舊地重遊一樣。」林導演說，我說：「是」。現在回想起那些被剪輯後的Vlog，其實跟我生命裏的回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連結，可能是一個人去做一些什麼什麼事情的孤獨，也可能是那種小時候很想跟大人們玩的那種憧憬，也有可能是回到以前的學校的時候，跟不認識的學弟學妹尋找這所學校的共鳴。

所以……演出將近，不知道走進劇場裏面這部作品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感受呢？



時間(從左至右：黃人傑、王宏元、路嘉欣)

攝影 / Edward Lam

電影《一一》14句

- 1 那天你問我，二十年前為何突然不告而別，其實當時我有很多原因。不過現在說，也沒什麼意義，現在知道你生活很好，很幸福，我就很開心了。
- 2 When I was fifteen I fell in love. Suddenly all of his music mean something. Then she left, but the music stayed with me.
(十五歲，我初戀了。突然之間，所有那些音樂我都聽懂了。後來她離開了我，音樂卻留了下來。)
- 3 現在做的是你當初希望我做的事，身邊的人也不是你，而你的生活過得比我還好。
- 4 難道說還有人比我更瞭解你嗎？還有人比我更瞭解你？
- 5 像，可是臺北已經沒有了，我記得第一次牽你的手，也是在平交道，你記得嗎？
- 6 我這樣說好了，你不在的時候，我有個機會去過了一段年輕時候的日子，本來以為說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真的沒那個必要。
- 7 人是不可能讓另外一個人，去教他說「你怎麼活下去，你應該怎麼過日子」，那有夠悲哀，你知道嗎？但是這個人偏偏又是，我最愛、最愛的人！
- 8 我記得……那時候你穿衣服，跟別人一樣，但是你看起來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 9 沒想到這麼久以後，還能牽到你的手。只不過場所不一樣……時間不一樣，年紀也不一樣了。
- 10 想，想……我們都要慢慢地想，越想越想。嘿！拜託！我這次來東京是來出差耶，你一見面，就攬一個企劃案這麼大一個給我做，我不就是要出差好幾次才做得完，拜託！這個任務太重了。
- 11 那時候，真奇怪，每天都想說能夠看到你，一天沒看到心情很鬱悶，鬱悶。
- 12 所以，要是說把第一次給了我的話，以後不管怎麼樣，好像你都有理由可以罵我無情了，對不對？
- 13 妳累了。
- 14 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



三個人(從左至右：黃人傑、王宏元、路嘉欣)

攝影 / Edward Lam

關於楊德昌

-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廣播評論：「他是當今亞洲最具影響力的電影導演。」1996年二月
- 日本電影筆記月刊：「當今，最值得我們期待的電影是來自北野武(日本)、塔倫提諾(美國)、及楊德昌。」1996年七月
- 英國國家電影學院影響季刊評論：「據我所知，當今全世界只有兩位電影導演最精於創作這種最令人感動的作品，一位是波蘭的奇斯勞夫斯基，另一位是台灣的楊德昌。」1994，夏
- 國際先鋒論壇報：「目前全世界最偉大的電影導演之中，有四位來自中國地區，其中一位就是台灣的楊德昌。」1992年十二月



提供/ 彭鎧立

小傳：

1947年生於上海市，雙親均為因戰亂離鄉背井服務公職之都市薪水階層，與傳統農業社會中國式大家庭相當不同。

1949年全家隨國民政府遷移台北定居。

嚴厲傳統儒教背景的父親與中國第一代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母親，構成他自小成長的特色，由於沒有大家庭親戚成群的喧嘩，他在電影及漫畫的幻想世界中渡過簡單安靜的童年，十歲時，他已經是一個編繪漫畫故事的高手。

1959年至1965年間，就讀於台北建國中學，1965年考入國立交通大學控制系統工程學系，畢業後於1970年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學系攻讀電腦工程，1972年獲得碩士學位，碩士論文以「電腦即時線上中文文字應用處理」為主題，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研究開發中文電腦者。

1974年決定入南加州大學電影系攻讀電影，一償對電影的興趣與宿願，一學期後因失望於該校滯板之教學而輟學，就業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從事特殊國防功能電腦系統之設計、製造與研發工作。七年後，應好友余為政之邀請編寫「一九零五年的冬天」之劇本返台，開始他電影工作的新事業。

1989年成立「楊德昌電影」獨立製片公司，開始獨力獨資電影創作工作，出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公司增設劇場部門並改名為『原子電影與劇場』，前後推出舞台劇《如果》(1992)、《成長季節》(1993)及《九哥與老七》(1997)，出品電影《獨立時代》(1994)及《麻將》(1996)。

作品年表：

- 1981 《一九零五年的冬天》**
劇情影片——編劇
1982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代表參選。
- 1981 《浮萍》**
台視「十一個女人」電視單元劇系列——
編劇、導演
- 1982 《指望》**
劇情影片「光陰的故事」第二單元——
編劇、導演
1983年倫敦國際影展代表參選，首次「台灣新影」於國際曝光。
- 1983 《海灘的一天》**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83年台北影評人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
1983年亞太電影獎：最佳攝影—杜可風。
1984年休士頓影展：金獎。
法國電影筆記雜誌評論：「今年坎城影展最不該錯過的最佳影片。」
- 1985 《青梅竹馬》**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85年瑞士魯卡諾影展國際影評人協會大獎。
- 1986 《恐怖份子》**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86年金馬獎最佳影片。
1987年坎城影展入選代表。
1987年瑞士魯卡諾影展國際評審團大獎。
1987年英國國家電影學院票選年度「英國電影大獎」得主。
1988年義大利貝沙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 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91年東京國際影展國際評審團大獎。
1991年東京國際影展國際影評人協會大獎。
1991年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導演獎。
1991年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
1991年亞太電影獎最佳影片。
1992年新加坡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1992年日本電影影評票選年度最佳外國影片。
1992年法國電影業界票選年度世界十大影片第七名。
1995年英國國家電影學院、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票選電影百週年歷史最佳一百大作品之一。
- 1992 《如果》**
獨幕舞台劇——編劇、導演
1993年加拿大溫哥華影展演出。
- 1993 《成長季節》**
四幕舞台劇——編劇、導演
- 1994 《獨立時代》**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94年坎城影展競賽入選代表。
1994年紐約影展入選代表。
1994年金馬獎最佳編劇。
- 1996 《麻將》**
劇情影片——編劇、導演。
1996年柏林影展競賽國際注目獎。
1996年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導演獎。
1996年新加坡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1996年紐約影展入選代表。
- 1997 《九哥與老七》**
獨幕舞台劇——編劇、導演。
1997年倫敦國際戲劇節開幕劇。

關於電影《一一》(2000年)

楊德昌最後一部，也是臻於巔峰的一部作品。電影訴說台北一個三代同堂的中產家庭，一家人準備著妻子敏敏弟弟的婚禮，不料他的舊情人卻來大鬧，婆婆中風昏迷，敏敏盡心照顧卻漸漸不堪重負，丈夫NJ的公司瀕臨危機，偶遇昔日情人勾起青春回憶，而大女兒婷婷則戀上鄰居女孩的男友胖子，一家表面出奇平靜，內裏已然波濤暗湧，小兒子洋洋拿起父親的照相機，為別人拍下他們自己看不到的後腦勺，或許人們永遠只知道一半的真相。在世故而疏離的現代社會裏，個人在新生與死亡、巧合與命運中不知所措，人生在物質與精神、失序與秩序間週而復始。多線故事在矛盾與荒誕中匯聚合一，三代人各自的悲歡離合，不只是宿命，更似輪迴。片中鏡像、照片等意象反覆呈現，或許觀影者亦能從中反照出自己所不知的背影。

電影榮獲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獲BBC評為「21世紀最偉大的100部電影」第八位。



雨天(從左至右、從前至後：王慶恒、黃人傑、路嘉欣、鄭曉婷、吳嘉彥)

攝影/ 何定偉

主創人員簡介

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 彭鎧立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

為台灣知名音樂家、時尚文化觀察作家，電影配樂及美術指導。

曾任教輔仁大學音樂系，主筆Elle及Surface兩本雜誌之個人生活文化專欄並製作主持台北之音「台北深呼吸」每周之文化人物訪談。

音樂發表著作有「金馬30紀念演奏專輯」，「九大藝人創作專輯」。個人創作專輯「手吻」和「如祝福的行板」入圍金曲獎最佳演奏。翻譯著作有「古典大師第一手」、有聲書有「徬徨少年時」。

文字著作「風格是必要的信仰」以及「散步到左岸」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電影配樂與美術作品「一一」及「追風」由楊德昌執導，Kailidoscope製作。

音樂總監及歌唱演出／ 陳建騏

為台灣少數橫跨三金的音樂製作人，活躍於劇場、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廣告界等。現為好多音樂、好多聲音、完美聲音創辦人，人力飛行劇團、何樂音樂音樂總監。音樂合作對象包括魏如萱、田馥甄、艾怡良、徐佳瑩、劉若英等。

2012、2016年分別以五月天〈諾亞方舟〉、彭佳慧〈大齡女子〉，奪下第23屆金曲獎最佳編曲人、第27屆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更於2021年以田馥甄〈無人知曉〉，獲得第32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曾擔任電影《愛 LOVE》、《後來的我們》、《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配樂製作/音樂總監。

演員／ 路嘉欣

不安於室，橫跨音樂影視劇場，寫過書，Podcast也很好聽。

近年音樂作品：專輯《落落大方》、《酷蓋爸爸2》主題曲「路」。近年劇場作品：非常林奕華劇團《聊齋》《梁祝的繼承者們》《心之偵探》《三國》《賈寶玉》和《14首搖籃曲》(映像裝置)。近年影視作品：《酷蓋爸爸1、2》、《失去你的那一天》、《黯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揭大歡喜》……等。著有時報出版：流浪貓領養筆記《帶你回家的小路》。

目前和趙逸嵐共同主持Podcast《阿路八》，每週持續更新中。請追蹤我的IG：jozielu，或是臉書搜尋：路嘉欣(Chia-Hsin LU)

謝謝大家來看戲！

導演及改編／ 林奕華

香港劇場導演、編劇。1980年代與友人組成前衛劇團進念·二十面體。1991年旅英期間成立非常林奕華，先後在倫敦、布魯塞爾、巴黎、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城市發表舞台創作。94年憑電影《紅玫瑰白玫瑰》(關錦鵬導演)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95年回港後致力推動舞台創作，迄今編導70齣作品。2010年、12年與17年各憑《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與《紅樓夢》獲上海現代戲劇谷「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導演獎。97年開始為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主持課程，現為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兼職講師。2015年首次推出「舞台映畫」，將「四大名著」系列放上大銀幕。出版著作包括《等待香港》系列、《娛樂大家》系列和《惡之華麗》系列叢書等。2016年台灣《PAR表演藝術》雜誌出版第一本研究林奕華導演作品的著作《Who's Afraid of 林奕華：在劇場，與禁忌玩遊戲》(徐硯美著)。2017年獲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戲劇)。

影像導演／ 吳嘉彥

大學主修文化研究，畢業後參與《梁祝的繼承者們》及《聊齋》的劇照拍攝工作，亦為《On The Pulse Of 我們正在2018》音樂節任大會攝影。攝影作品曾獲2017年國家地理會德豐「香港人和事」組別之佳作獎，18年贏得巴黎Prix de le Photographie Paris 2018 銀獎。2020年更首次參與電影製作，為張艾嘉執導的《世間有她》拍攝電影劇照；翌年為電影《過時過節》拍攝劇照。

2019年起開始參與幕後創作，作品有「什麼是舞台」，到維也納為舞台美學家Anna Viebrock拍攝訪談及紀錄；台灣誠品敦南店告別作《深夜書店之一千零一頁》網上演出的剪接；香港大學通識教育的共同創作《一人有一個課室》。其後為《一個人的一一》、《寶玉，你好》、《#女與兒》以及《14首搖籃曲》(映像裝置和映畫版)擔任影像設計/ 導演。

演員／ 王宏元

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第三屆畢業，演員，偶爾編導。

近年合作包括非常林奕華《一個人的一一》、《梁祝的繼承者們》、《聊齋》、《恨嫁家族》、《紅樓夢》、《心之偵探》及《機場無真愛》演出。台南人劇團《K24》及《愛情生活》等；楊景翔演劇團《我為你押韻，情歌—revival》《阮是廖添丁》；莎妹劇團《理查三世混音版》、《物種大樂園》、《SMAP X SMAP》等；仁信合作社《枕頭人》；動見体《想像的孩子》；瘋戲樂工作室《寶島歌舞》及《瘋戲樂Cabaret》編導；末路小花《水管人》；日本劇團サンプル《變半身》。

特邀聲音演出／ 吳念真

因為幾句直搗人心的創意 Slogan「認真的女人最美麗」、「呼乾啦!」、「一台車凸歸台灣」、「電腦也會選土豆」，被封為「台灣最有創意的歐吉桑」。

因為電視製作人翟瑞瀝一句：「你的文字節奏很適合寫劇本！」從小說跨入劇本創作。

因為替導演講故事給劇組人員聽，把視覺構圖連帶描繪出來，被「慫恿」開始喊起Camera！

影視導演、編劇、演員、作詞人及作家，台灣首位四金(金曲/ 金鐘/ 金馬/ 金鼎)全滿貫得主，現任綠光創藝董事長。著名作品有《尼羅河女兒》、《多桑》、《桂花巷》、《悲情城市》、《戀戀風塵》……等。

2001年加入綠光劇團，創作《人間條件》系列至今已上演近400個場次。劇本貼近國民真實生活，劇情樸實真誠，20年來成功吸引全新觀眾群走進劇場。

戲劇顧問／ 徐硯美

台灣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文字工作者，編劇，影、劇評人，戲劇顧問。與非常林奕華合作《紅樓夢》、《心之偵探》、《機場無真愛》、《聊齋》和《一一三部曲》系列。著有《Who's Afraid of 林奕華——在劇場與禁忌玩遊戲》一書。

創作統籌及現場攝影師／ 何定偉

參與多齣非常林奕華作品，曾任助理導演、演員、攝影、文字編輯等。有經過就好。

演員／ 黃人傑

劇場及影像演員，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主修表演。劇場作品：莎妹劇團《百年孤寂》、《小夜曲》；創作社劇團《愛滋味》、《安娜與齊的故事》；非常林奕華劇團《一個人的一一》、《聊齋》、《紅樓夢》、《梁祝的繼承者們》、《心之偵探》、《機場無真愛》。廣告作品：SYM《JETS不裝乖》；遠傳電信《開口說愛一鬥嘴篇》；7-11《單身教我的七件事》；EVER CLEAN《幸福的習慣》；Hola特力和樂《築巢篇》。MV作品：蔡淳佳《我是我》、張智成《瘀青》、薛之謙《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短片作品：《我們都不應該討論愛情》、《島嶼雲煙》。電影作品：《銷售奇姬》。

主創人員簡介

舞台設計 / 黃逸君

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學位畢業生，2016年畢業於英國皇家威爾斯音樂及戲劇學院碩士學位。曾合作的團體包括香港話劇團、神戲劇場、香港藝術節及非常林奕華等等。

除劇場創作外，亦於09年擔任1881文物級酒店海利公館之室內設計。2011年於英國皇家威爾斯音樂及戲劇學院任職客席講師。2014年開始於香港演藝學院任駐校藝術家。現職演藝學院舞台設計系講師。

近期作品包括非常林奕華《聊齋》、香港演藝學院《我自在江湖》、話劇團及西九聯合主辦《大狀王》等等。

燈光設計 / 馮海林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碩士學位課程及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舞台燈光設計，作品涉獵媒體藝術創作，探索媒體藝術結合表演藝術的可能性。現任職香港演藝學院科藝製作系主任。

音響和聲音設計 / 鍾澤明

音響工程師、音效及音樂設計師、鼓手、敲擊手、樂隊「假音人」及「...HuH!?!」的成員。由2004年合作開始，一直為非常林奕華的舞台及影像作品負責音響及音樂設計。

藝術指導及形象設計 / 郭家賜

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攝影碩士。從事報刊和廣告攝影工作，擔任多個時裝品牌視覺設計。曾任時裝編輯和主編、時裝網站創作總監及電影形象設計。第一本攝影集《109 Women 69 Men and 10 in between》(1999)。長年與非常林奕華合作。於英國創作藝術大學、北京清華大學等校擔任講師。2022年為Earup Master Class 2022授課。近期於香港Joyce Boutique的個人攝影藝術展覽「revisiting」(2021)，於大館舉行「Booked Art Bookfair」(2021)以及於Eaton Hotel舉辦「RETURN FROM THE POWDER ROOM: KARY KWOK SOLO EXHIBITION ON 化妝未呀!?! : 郭家賜個展」(2022)、「Then/Now」攝影展Easton Hotel (HK)、「Then/Now」Ultra Super New Gallery (Tokyo and Singapore)、「I am not what I am」Art Central 2023 (group exhibition)、「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artist book Library Tai Kwun contemporary (group exhibition)。IG : karyphoto

助理燈光設計 / 葉俊霖

2021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獲藝術學士(一級榮譽)學位，主修舞台燈光設計。在學期間獲頒Robe Lighting、憶達時等獎學金。

近期燈光設計作品包括《夜鶯玫瑰》、《中女7號》；劇場空間《太維有道 Godspell》音樂劇；香港歌劇團《Don Pasquale 尋婚大整蠱》；《疫托邦之歌》原創聯編歌曲音樂會；敲擊襄 "Toolbox Long March a Space Odyssey"；影話戲《那年後，繼續有人說故事》、《白色的影子》(重演)；《永不失聯的愛》、《時光之門》音樂劇；香港演藝學院製作《最好先生 Charlie Brown》音樂劇；Graphicker《INT 音樂會》；《日落音樂會 2020》等。

其他擔任助理燈光設計、燈光編程師及總電機師的作品包括：香港舞蹈年獎2023，中英劇團《唐吉柯德》音樂劇；Miller Performing Arts《不，完美》音樂劇；科藝藝術節2022；香港舞蹈團《儼人行》、《山水》、《三國知多少》；演藝歌劇《鄉村騎士及丑角》；香港話劇團《往大馬士革之路》、香港話劇團x演戲家族音樂劇《四川好人》；新視野藝術節《日城 City of 0》；香港藝術節、《婆婆》、《鼠疫》等。

助理音響和聲音設計 / 馮展龍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響設計。

近期設計作品包括：SUCH/《愛我別走》；香港藝術節《飯氣攻心》；艾菲斯劇團《斑馬》；新視野藝術節2022《塑像譜》；中英劇團《金龍》；同窗文化《久天長地》；BHT THEATRE《雄顏一笑》；達摩工作室《聖荷西謀殺案》；非常林奕華X自由空間《梁祝的繼承者們》；卯之只《等死研究所》；神戲劇場《搞大電影》、《仲夏夜之夢》；香港話劇團《最後作孽》、《原則》及風車草劇團《忙與盲的奮鬥時代》。

製作經理 / 曾以德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技術管理系，主修舞台管理，並先後到英國倫敦及蘇格蘭愛丁堡進修及實習。曾任多個團體及大型節目之製作總監、技術總監。2015年獲香港戲劇協會頒發「最佳執行舞台監督」推薦獎。2022年創立Espectro Limited，現為公司項目總監。

執行舞台監督 / 梁芷凝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藝術、項目及舞台管理。2018-2023年間於中英劇團擔任全職執行舞台監督。

劇場以外，梁氏熱衷於陶藝創作，為Gi Ceramics創辦人之一。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及陶藝導師。

副監製 / 嚴壽山

台南人，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2010年起參與非常林奕華監製工作的演出有《一一三部曲》、《聊齋》、《紅樓夢》、《賈寶玉》等十多部舞台劇/ 映画作品(含海內外各地巡演)。任主編出版的作品有舞台劇全紀錄《包法利夫人，是我。》(陳米記出版)。

宣傳及公關經理 / 林珍真

獲英國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UAL)藝術及文化企業文學碩士，曾於海外(美國及澳洲)修讀表演藝術及獲戲劇學位，並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完成藝術行政深造文憑證書課程。於2013年成立藝術單位《一舊飯團》，編寫並執導多部作品，目前作品有：自編自導自演女生獨腳戲系列《我們很快樂》(8度公演)、《親愛的，請留言》、《11520》、《My First Bra Talks》、網上zoom獨腳劇場《兩位thx》最新作品《#女與兒》、《你離開以後》，及為西九文化區X非常林奕華《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參與藝術家。

節目行政及藝術教育外展 / 鄭曉婷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主修創意及專業寫作)。大學時期開始接觸戲劇，畢業後參與劇團非常林奕華節目行政和宣傳工作。

實習生 / 羅熙彥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環球經濟與金融學系。在學期間曾參與多個劇社製作，自此鐘情劇場。現為非常林奕華製作實習生，同時正修讀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專業形體戲劇青年訓練課程二年級(PTI)，在學期間被選為優秀學員。

實習生 / 祝家樂

現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主修表演。近年於大專戲劇節匯演參與幕前及幕後工作。

實習生 / 梁嘉惠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主修新媒體)。大學期間於上海戲劇學院交換時接觸戲曲，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及參與劇團非常林奕華實習工作。

創作團隊

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 彭鎧立

導演及改編/ 林奕華

特邀聲音演出/ 吳念真

音樂總監及歌唱演出/ 陳建騏

演員/ 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

影像導演/ 吳嘉彥

戲劇顧問/ 徐硯美

創作統籌及現場攝影師/ 何定偉

攝影師(熱海與東京影像拍攝)/ 王慶恒

舞台設計/ 黃逸君*

燈光設計/ 馮海林*

音響和聲音設計/ 鍾澤明

藝術指導及形象設計/ 郭家賜

助理燈光設計/ 葉俊霖

助理音響和聲音設計/ 馮展龍

錄像設計編程支援及控制/ 余沛豪

*承蒙香港演藝學院允准參與是次計劃

製作經理/ 曾以德

舞台監督/ 呂懌之

執行舞台監督/ 梁芷凝

助理舞台監督/ 鍾濠全、鄺希彤、謝梓嵐

舞台助理/ 陳偉德、羅永駿

燈光編程員/ 賴嘉琪

電機師/ 陳煒樺

音響編程員/ 林冠江

音響助理/ 葉慧珊

服裝主管/ 張黛儀

髮型設計/ Tin Ngai@CWB HAIR CORNER、
Waga Wong (熱海與東京影像拍攝)

化妝設計/ Constance Chan、
Milk Cheng (熱海與東京影像拍攝)

佈景製作/ 迪高製作有限公司

監製/ 黎肇輝

副監製/ 嚴壽山

宣傳及公關經理/ 林珍真

節目行政及藝術教育外展/ 鄭曉婷

實習生/ 羅熙彥、祝家樂、梁嘉惠

海報美術指導/ Kary Kwok

海報照片提供/ 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

平面設計/ 莊謹銘

宣傳片設計/ Gain Production

場刊設計/ 郭健超

攝影/ Ray Leung、Vincent Yik、
Snap_Shot_Sammy

演出照片拍攝及提供/
Edward Lam、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
Kary Kwok、徐硯美、何定偉

主辦及製作

非常林奕華
Edward Lam Dance Theatre
www.eldt.org.hk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非常林奕華為藝發局「優秀藝團計劃」資助團體
Edward Lam Dance Theatre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KADC's "Eminent Arts Group Scheme"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媒體夥伴





旅行(從左至右、從前至後：黃人傑、路嘉欣、王宏元、何定偉、鄭曉婷、Waga Wong、Milk Cheng)

攝影 / Edward Lam



海風（從左至右、從前至後：Edward Lam、鄭曉婷、吳嘉彥、徐硯美、路嘉欣、王慶恒、王宏元、何定偉、黃人傑）

攝影 / Edward Lam

劇團簡介

非常林奕華

成立於1991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優秀藝團計畫」資助劇團。三十年來，70部作品皆屬原創，無論是在題材、觀眾群、影響力，均涵蓋大中華不同地區。台前演員、幕後主創皆為一時之選，致力以前瞻的視野開拓華語戲劇的現代性與可能性。

非常林奕華 70 齣原創作品年表

1989	001	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香港)	2010		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常州/溫州/新加坡)
1990	002	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歐陸版)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香港/佛山/杭州/北京/寧波/成都)
1991	003	男更衣室的四種風景(香港)		048	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深圳/上海/杭州/台北/香港/佛山/廣州/北京/大連)
1993	004	我所知道的悲慘世界——為什麼男人不相信眼淚(香港)	2011		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成都/重慶/新加坡)
1994	005	男更衣室的四種風景(英國版)		049	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深圳/香港/廣州/南京/北京/杭州/長沙/上海)
1995	006	我要活下去之八十日環遊悲慘世界(香港)		050	賈寶玉(香港)
	007	男裝帝女花——不認不認還須認(香港)	2012		賈寶玉(香港/廣州/蘇州/杭州/上海/北京/成都/蘭州/重慶/深圳/香港/澳門)
	008	斷章記——訪他媽的問(香港)		051	兩男關係(台北/高雄/上海)
	009	七彩非人生活——壹玖玖陸窮得漂亮(香港)		052	三國(台北)
1996	010	咸濕使徒行傳(香港)	2013		三國(香港)
	011	男裝帝女花第二度發育之香港後妃列傳(香港)			賈寶玉(新加坡/高雄/廣州/杭州/上海/南京/武漢/西安/北京/成都/重慶/廈門/中山)
1997	012	中國旅程九七之二泉映月(香港)			三國(廣州/重慶/杭州/北京/上海)
	013	幸運曲奇之三國演義(倫敦)			賈寶玉(台北)
	014	兒女英雄傳之智取扯旗山(香港)	2014	053	恨嫁家族(香港)
	015	愛的教育(香港)		054	梁祝的繼承者們(香港)
1998	016	中國旅程九八之十八相送(香港)			梁祝的繼承者們(香港)
	017	愛的教育二年級之A片看得太多了(台北)			恨嫁家族(香港/北京)
1999	018	行雷閃電(香港)		055	紅樓夢(台北)
	019	兒女英雄傳II之可怕的父母(香港)	2015		紅樓夢(香港/新加坡/深圳/成都/武漢/上海/北京/珠海/廣州)
	020	什麼是青春之ICQ上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香港)			兩男關係(香港/北京)
2000	021	遠離瘋狂的人群(香港)			恨嫁家族(北京/上海/蘇州/杭州/廣州/武漢/深圳/台北)
	022	以一桌二椅作比喻(香港)			梁祝的繼承者們(澳門)
	023	愛在考試的季節(香港)	2016	056	心之偵探(香港)
	024	我X學校(band 5版/band free版)(香港)			梁祝的繼承者們(廈門/上海/蘇州/杭州/北京/重慶/台北)
2001	025	27個女同學與17個男同學(香港)			心之偵探(深圳/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南京/廣州)
	026	萬惡淫為首之赤裸的趴啦趴拿(香港)	2017	057	機場無真愛(香港/北京/上海)
	027	張愛玲，請留言(香港)			紅樓夢(青島/南京/北京/合肥/株洲/鄭州/上海)
2002	028	Gi Li Gu Ru 搵食男女(香港)			心之偵探(台北)
		張愛玲，請留言(台北)		058	聊齋(台北)
	029	十八相送——18個與愛人分手的故事(香港)	2018		聊齋(香港/新加坡/香港/南京/寧波/上海/蘇州/杭州/北京/重慶/鄭州/深圳/廈門/廣州)
2003	030	快樂王子(香港)			梁祝的繼承者們(香港)
	031	東宮西宮之2046特首不見了(香港)	2019		梁祝的繼承者們(上海/廣州/重慶/長沙/北京/珠海/香港)
	032	東宮西宮2之間責制唔制(香港)			聊齋(台北)
	033	半生緣(香港)		059	時老師自修室(香港)
	034	快樂王子2(台北/香港)	2020	060	陪我一起線上看戲 深夜書店之一千零一頁(線上)
2004		半生緣(台北)		061	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線上)
	035	東宮西宮3之開咪封咪(香港)		062	一人有一個課室(線上)
	036	大娛樂家(香港)	2021	063	一個人的一一(舞台版和映画版)(香港)
2005		半生緣(北京)		064	寶玉，你好(香港)
		大娛樂家(香港)		065	分享(影像作品)
	037	東宮西宮4之西九龍皇帝(香港)			一個人的一一(舞台版和映画版)(台北)
	038	戀人絮語(台北)	2022	066	兩男常罩(台北)
	039	情場如商場：班雅明做愛計畫(台北)		067	#女與兒(香港)
2006	040	萬世歌王(香港)		068	兩個人的——：14首搖籃曲(映像裝置)(香港)
	041	包法利夫人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香港/澳門)	2023	069	艱辛歲月(階段展演)(香港)
	042	水滸傳(台北)			兩男常罩(新加坡)
2007		包法利夫人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台北/北京/上海/西安)		070	和林奕華做朋友之交換成長：一人有一部陪我長大的電影(線上)
	043	西遊記(台北)			
	044	萬千師奶賀台慶(香港)			
2008		萬千師奶賀台慶(香港)			
		水滸傳(台北/新加坡/澳門/香港)			
		包法利夫人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重慶)			
	045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北京/上海/杭州/深圳)			
2009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新加坡/香港/台北/北京/上海/南京/重慶/西安/廣州)			
	046	港女發狂之港男發瘋(香港)			
	047	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香港/深圳/鄭州/北京/上海)			

電影《一一》改編二三事

2000年五月電影《一一》康城影展首映，楊德昌導演獲最佳導演獎；

2021年五月舞台劇《一個人的一一》在香港首演。

2017年

四月 與彭鎧立女士於北京首次會面，討論改編楊德昌導演作品為舞台劇的可能性。

2018年

與彭鎧立女士多次討論，從原定改編《獨立時代》定案為《一一》，林奕華導演提出以音樂劇形式呈現的可能性，並獲認同。

2019年

五月 與台北主辦方(原定台北首演)及彭鎧立女士，首次共同會議，商討改編電影《一一》。

香港首次舞台劇《一一》設計會議。

以「口述影像」概念出發的演出文本，已有初稿。

十一月 整體演出概念交流、演員文本初稿圍讀。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彭鎧立女士，參與排練。同時與音樂總監陳建騏討論演出的音樂方向。

十一月 以口述影像加上音樂實驗的意念展開創作，並邀請吳念真先生與金燕玲女士參加聲演，獲口頭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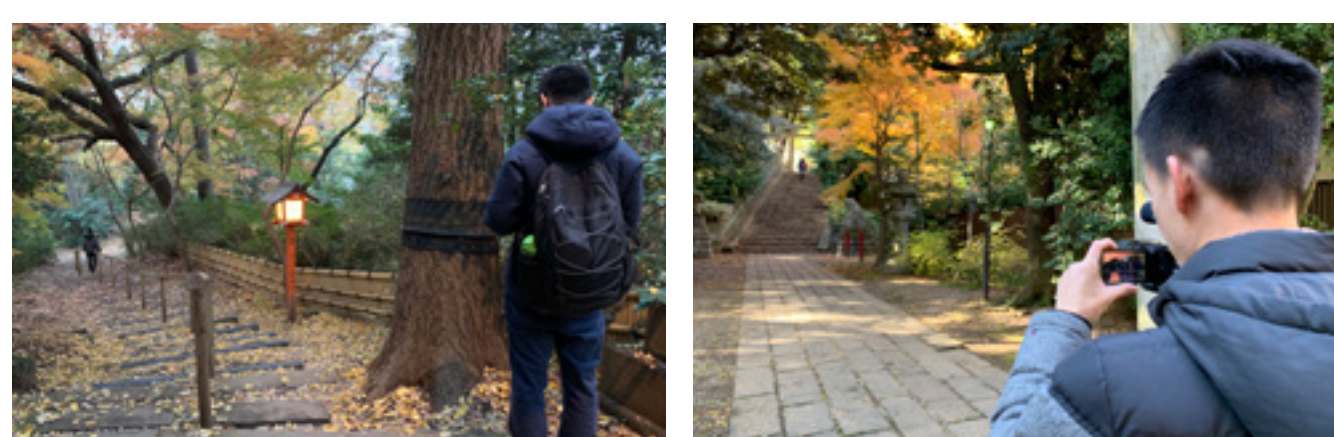
攝影 / Darwin Ng

十二月 電影《一一》日本(東京/熱海)拍攝場景考察。根據搜集的電影場景資料，到日本熱海、東京大倉酒店、新宿燒烤小店、等等力溪谷公園、赤坂神社等拍攝場地，進一步了解角色與創作者之動機與美學。

演出文本再修訂。



攝影 / Darwin Ng



攝影 / Edward Lam

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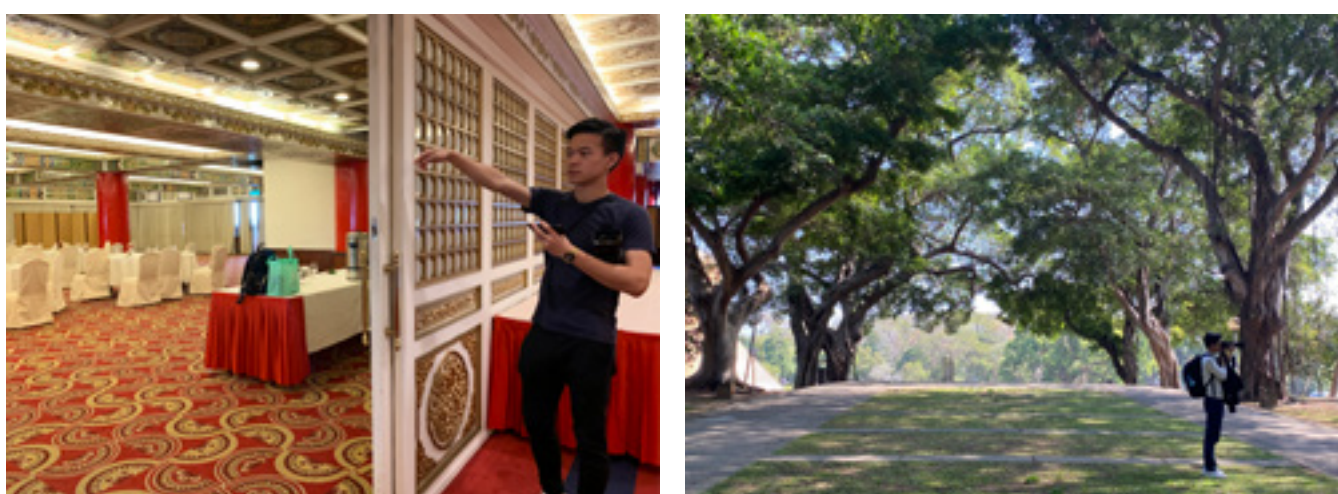
- 一月 演出文本定案。
演員音樂工作坊，邀來實驗導師李世揚一同參與。



攝影 / Darwin Ng

電影《一一》台北和台中拍攝場地考察。

海報主視覺拍攝和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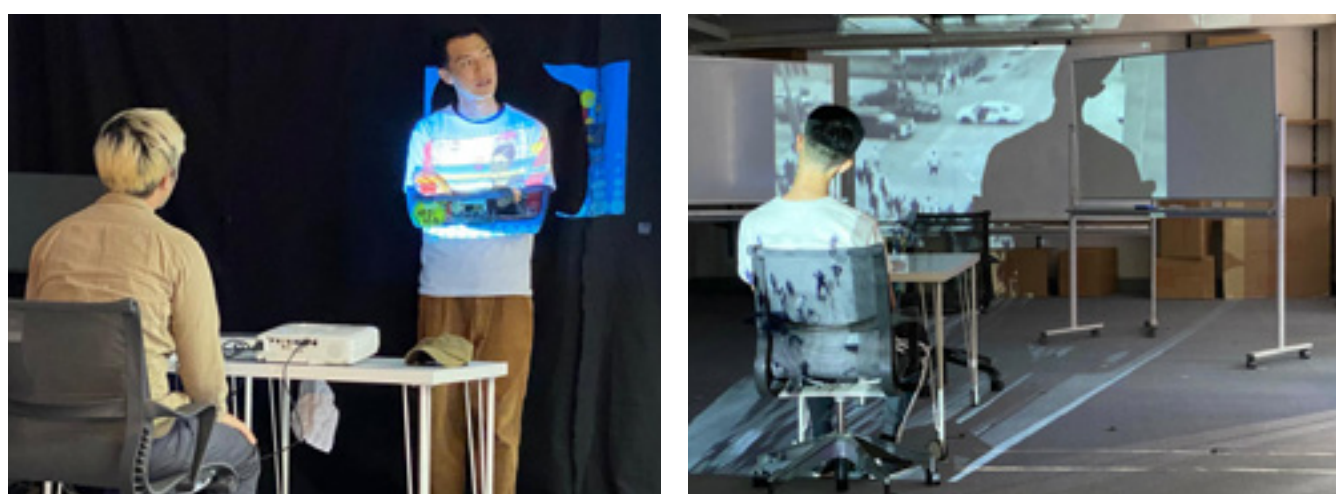
攝影 / Edward Lam

- 二月 新冠疫情爆發。
- 七月 舞台劇《一一》台北首演(原定)，取消。
- 九月 決定變陣應對疫情下的演出不確定性，把原定九位演員演出的《一一》延後，改為創作《一一》變奏而衍生的《一個人的——》。
- 十二月 演員王宏元和黃人傑及戲劇顧問徐硯美，來港排練《一個人的——》，隔離14天。



2021年

- 一月 演員王宏元、黃人傑和戲劇顧問徐硯美，及創作統籌何定偉和影像設計吳嘉彥一同進行《一個人的——》香港排練。



攝影 / Edward L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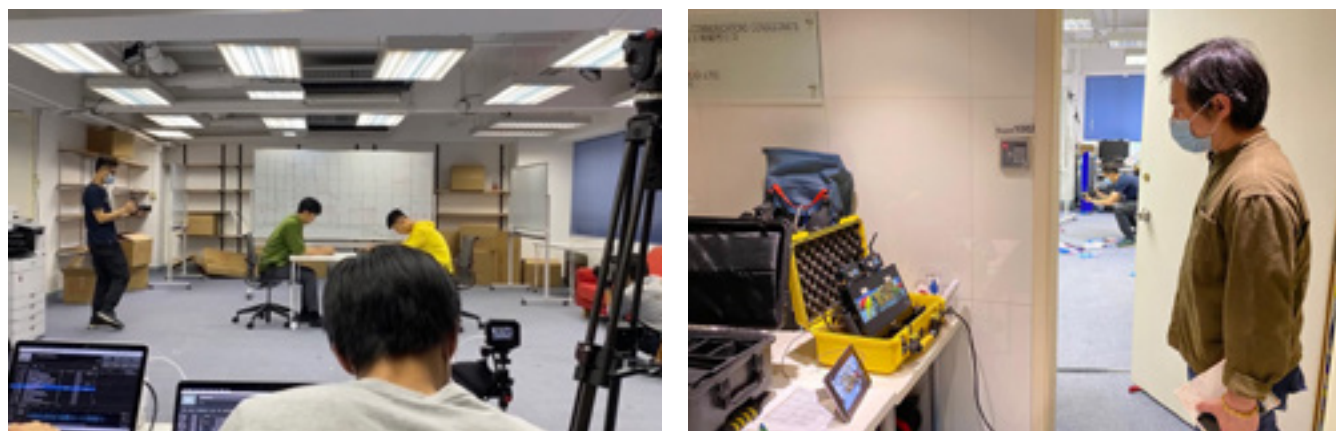


攝影 / 黃人傑

- 二月 《一個人的——》香港預演(原定)，香港第四波疫情爆發、劇場關閉，取消。改為進行「映画版」攝錄。



攝影 / Ray Leung



攝影 / Edward Lam

- 四月 港台兩地線上排練《一個人的——》，為五月首演準備。

五月 演員王宏元和黃人傑及戲劇顧問徐硯美，再度來港排練《一個人的——》，再次隔離14天。

《一個人的——》(舞台版和映畫版)，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首演。

十月 決定把《一一》擴大成以疫情三載為背景的「一一三部曲」，第二部定名為《給失眠的婷婷》，將於隔年五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婷婷一角色，由路嘉欣飾演。

十一月 港台兩地線上排練《一個人的——》，防疫政策關係，香港團隊無法入境台北，演員王宏元同時兼任執行導演。



攝影 / 嚴壽山

十二月 《一個人的——》(舞台版和映畫版)，台北公演。演出全程直播香港劇團辦公室，林奕華導演線上與演員一同謝幕。

林奕華導演在演前與影像藝術家周東彥進行線上創作分享；演後亦與兩位演員王宏元和黃人傑一同線上直播交流。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彭鎧立女士，現身線上「演前導聆」進行交流。



攝影 / 嚴壽山



截圖自「《一個人的——》線上演前導聆」

2022年

一月 《給失眠的婷婷》主視覺發佈，預計五月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



四月 在台北的演員路嘉欣和王宏元及戲劇顧問徐硯美，與香港的聲音指導張國穎、音樂及音響設計鍾澤明、影像導演吳嘉彥和創作統籌何定偉，港台兩地線上排練《給失眠的婷婷》。



提供 / Edward Lam

五月 《給失眠的婷婷》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首演(原定)，香港迎來第五波疫情、劇場關閉，取消。

《給失眠的婷婷》(影像版)，港台兩地線上攝錄。

六月 與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合辦「零與靈感與一之間」電影《一一》放映及分享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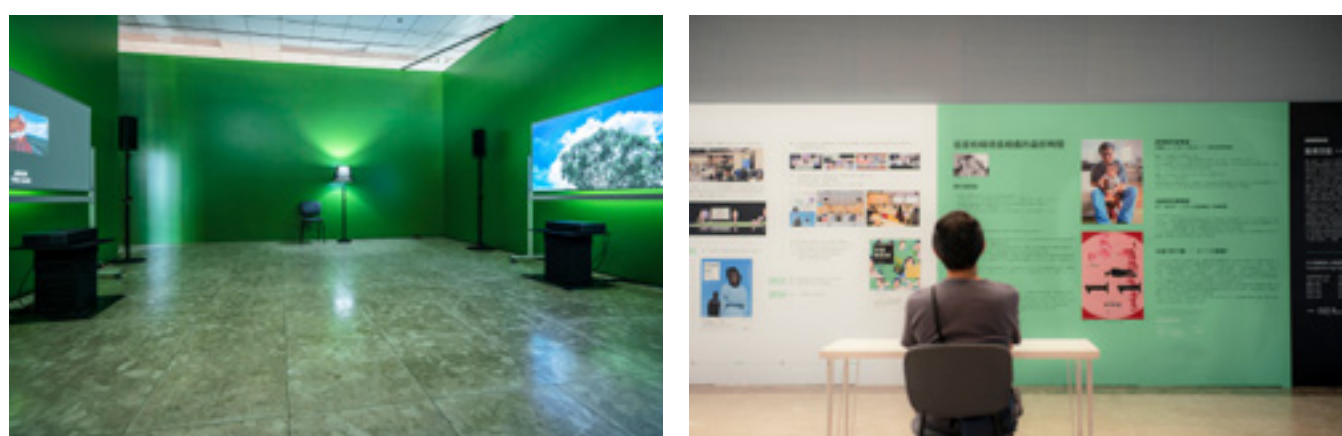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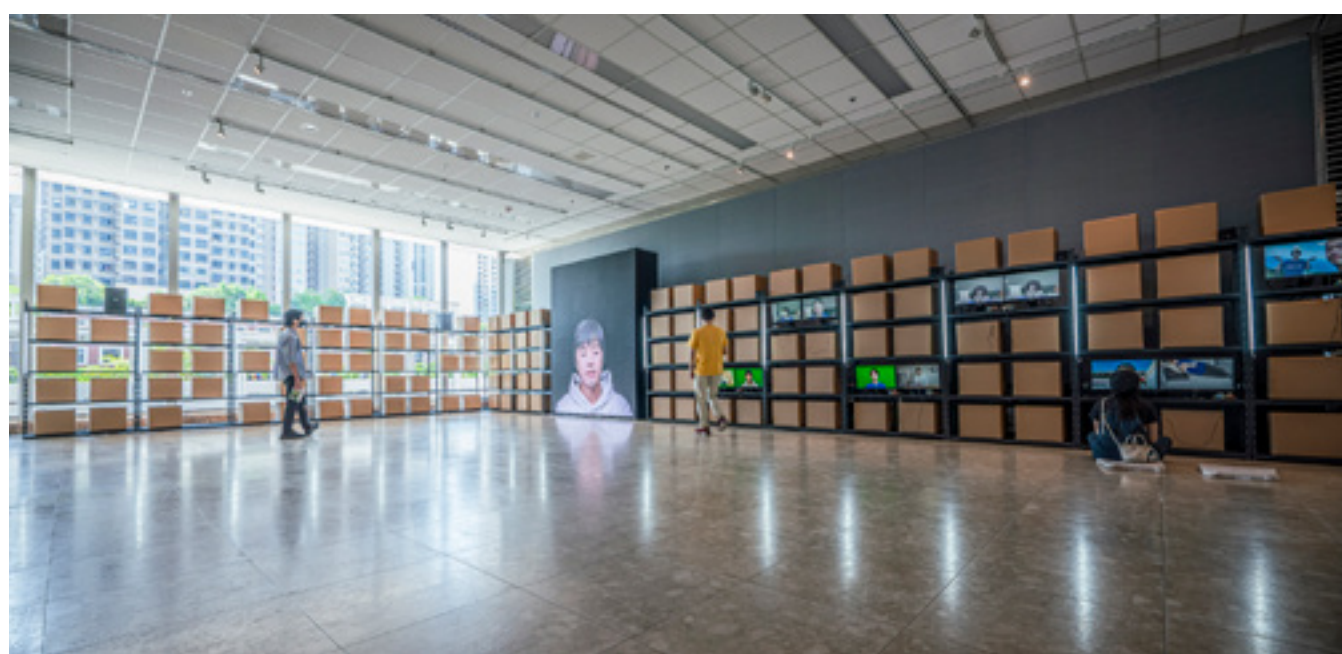
攝影 / 何定偉

七月 《給失眠的婷婷》(影像版)，更名為《14首搖籃曲》(映像裝置)。



九月 《獨立時代》修復版於第79屆「威尼斯影展」放映，彭鎧立女士出席。

《14首搖籃曲》(映像裝置)，香港荃灣大會堂展覽館公演和展出。



攝影 / Thomson Ho



攝影 / Ray Leung

十一月 「楊德昌回顧展」於波蘭第16屆五味亞洲電影節舉行。

《獨立時代》修復版參與2022金馬影展。

2023年

二月 《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三位演員路嘉欣、王宏元 and 黃人傑以及導演林奕華、藝術顧問及形象指導郭家賜、戲劇顧問徐硯美與影像導演吳嘉彥及攝影師王慶恒一同前往東京/熱海實地進行拍攝。



攝影 / 何定偉



攝影 / Tina Zheng



攝影 / Edward Lam



攝影 / 徐硯美

四月 三位演員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和戲劇顧問徐硯美來港排練準備公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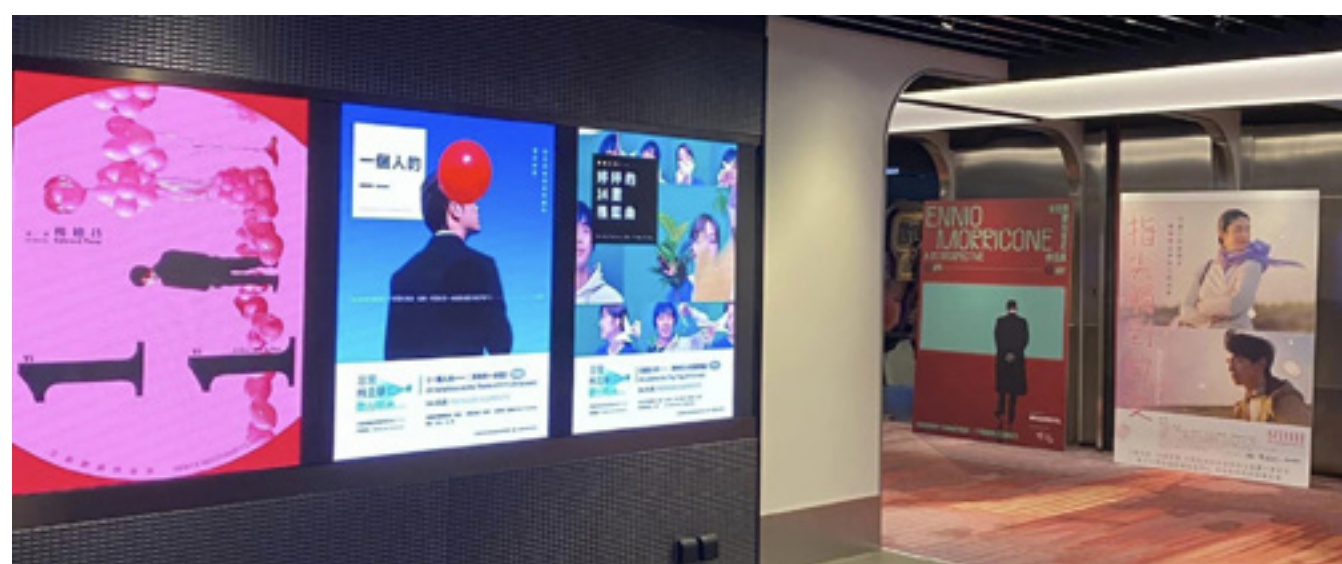
吳念真先生為《NJ的熱海旅行》獻聲，重新錄製14段經典台詞。

彭鎧立女士來港參與排練、創作討論、映畫活動與接受媒體訪問。

四月至五月 電影《一一》、《一個人的——：洋洋的一封信》(映畫)和《兩個人的——：婷婷的14首搖籃曲》(映畫)於PREMIERE ELEMENTS放映。



攝影 / 嚴壽山



攝影 / Edward Lam



攝影 / Tina Zheng

五月 《三個人的——：NJ的熱海旅行》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首演。



七月 「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

2025年

《一一音樂劇》，預計香港首演。

後記

未來，都在被忽略了的過去裏

文/ 林奕華

電影，對於現代人的意義，是給世界創造更多內省空間。在那裏，不再只是以凝固的「現實」觀念限制意識的流動，卻是讓過去現在未來，像河澗在交匯之後，流入大海。

「現實」是通過界定時間的價值對人的心智作出控制，所有的價值，均已建立在資訊的分秒必爭上。人再難以相信時間的珍貴，在於個人怎樣使用它來認識及建構屬於自己的一切。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不能由別人來經歷。活在同一時代的人，不代表每日醒來都是活在相同的故事裏。相同的只是表層的現像，不同的，是如何看待這些表像的存在，如何理解它們的構成，如何在所有的影響中，時刻保持自覺的意識。

現，是眼前所見，當下所感，以及同步種下的念和想，它的意義，必由個人的意識出發，漸漸形成對外的連結。同質化的思維模式愈普遍，人愈失去對現實的認知能力。因為心智的控制機制取代了個人對時間的感應，「現實」既是機器，人在其中就是零件，本來鮮活的分秒，只能功能性地使用。人與自己的關係，如是也變成只因服務他人的須求而存在。

電影(可以)是釋放人們於「被生產的意義」所推動的「現實」：當中不可能被放飛的時間，在這裏千變萬化。留得下來的電影，都能帶來超越時空的共感。獨特的體會皆不受「現實」所限，說明大海不是小溪，天空不是天花板，過去不是昨天，未來不是「反映現實」的照片或圖畫。

未來是抽象的，是它的不能一眼便看「懂」，使看的過程喚醒昏迷或沉睡的意識：我在那裏？我是誰？

因為「現實」只是現在的無限被放大(「YouTube 比電影好看」，「TikTok 比電影 有娛樂性」)，未來，都在被忽略了的過去裏。

#學習看電影

#SeeingIsNotBelieving

後記

什麼叫 Framing ？

文 / 徐硯美

通常我們走進劇院，觀眾席延伸的視覺會聚焦在所謂「鏡框式舞台(Proscenium-arch Stage)」，當戲劇開始，觀眾席的燈被關上，也就是說，整個空間已經有一個現成的「框」為我們第一時間決定了我們是如何觀看的；然而，在現實中，這個「框」又是誰來決定的呢？

當生活當中的屏幕越來越多，同時，越來越近，屏幕不僅取代了原本室內空間中用來框住室外景致的「窗」，在疫情期間，無法移動的人們，更讓這塊屏幕成為了「門」，在影音串流平台上，無論是橫屏或者是豎屏，鏡頭所框住的世界，一分鐘、三分鐘、十分鐘，總把我們從身處的現實帶離——「Framing」從如何觀看，到提供了另一種功能叫做「補償」。但正如我們走進劇院，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框」，生活裡，我們也不斷在找尋現成的「框」，再加上這些「框」的數量越來越多，距離越來越近，我們是否也在失去自己對於「框」探索的能力呢？

拉岡(Jacques Lacan)說，一切的觀看都是一種凝視(Gaze)。若非我們的意識流動到我們想觀看的事物上，我們是「看不見的」，也就是說，我們理應無時無刻都在「框」住現實，來為我們自己創造認知，可是，當不再是由我們自己來找我們要看的，而是由無數的屏幕為我們框好時，我們的認知也就被這些框左右。

「Framing」是一個影像詞彙，它代表的是導演自己如何看待人、事、物，以至於透過讓觀眾看見甚麼與看不見甚麼來賦予它敘事的功能，並不是代表著導演把人人都看得見也想要看見的，放到鏡框之中。所以，它是以透過觀看讓我們對現實產生反詰為目的，也就是不僅僅是問「我看到了甚麼？」而是「他如何讓我看見了我原本沒看見的現實？」以及「為什麼要讓讓『這樣』看見？」然後我們才有機會發現，原來現實不是只有一種。

「Framing」不是為我們的觀看帶來侷限，而是為我們的生命帶來自由。

後記

簡南峻

文/ 易以聞

「你不在的時候，我有機會去過了一段年青時候的日子。本來我以為說，我再過一次的話，也許會有甚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甚麼不同。只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這樣，那真的沒那麼必要。真的沒那麼必要。」

自日本回家後，他在床前對妻留下這樣一段話。冷靜、坦率，不帶怨懟或者留戀。若真的要探究話語中有甚麼情緒的話，唯一可以說的，也許只是疲憊。那是對命運投降、接受，還是明瞭？

他成天總是累成狗似的，身穿太寬的西裝、結過長的領帶，個子不夠別人高，老見他拖着乾癟的身軀到處走，卻總走得不快。開的是寶馬，但不管是白天還是深夜，自己一個也好載着已熟睡的妻兒也好，就從未有過風馳電掣的感覺。還有那些呵欠、那些沉默、總睜不大的眼睛，旁邊的人——家裏的、公司的——總是指手劃腳沒完沒了說一大堆，他就只雙手插袋、低着頭，或簡短答應幾句，或直接甚麼也不說。而他是個做電子遊戲生意的。

「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怎麼會快樂呢？」

家裏放着一整套音響，他多久沒有動過？在客廳、在車上、在辦公室，他都帶着CD隨聲聽，用Earplug將自己跟現實空間分隔開來。小時候他爸每天都在家播音樂。是古典？是歐美老歌？不知道，或者兩樣都有，總之當年他討厭極了。直到十五歲，他遇上一個女生，忽然就把所有音樂聽懂了。即使後來跟那女生分開，音樂始終留在他心裏，成為他的生命。自此一去二十年。那天，從日本來談生意的大田君在夜總會忽用鋼琴奏起貝多芬的Moonlight Sonata，他托着酒杯，若有所思。那個會跟鴿子做朋友的大田，那個在乎人性靈魂高於技術手段的智者。他好像從音符裏讀懂了他的意思。

「我來這找甚麼呢？」

他口袋裏究竟有多少條鑰匙？房子的，汽車的，辦公室的，酒店的。每次他出場，十有八九，總是未見人先聞聲，叮叮鈴鈴，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從一道門到另一道門。他總是站在門邊，或者走道旁，或窗玻璃前，一言不發，低着頭、雙手插袋，默看着眼前的一切，人間的，與他同在的，悲劇或者鬧劇。他從不積極介入，但也不完全抽離。即使妻在他面前歇斯底里地痛哭，自責每日的生活經驗竟然就那麼少、那麼單調，連好好給昏迷母親說話都不夠，他只說：「這樣吧，明天我就叫慧玲每天讀報紙給媽媽聽，這樣每天至少都有新的內容。好不好？」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務實冷靜。

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固執。對人文心存希冀，不相信做生意就是跟風或者偽裝。但說實話，倘使堅持不跟大隊走，自己能有多大本領在商界活下來，其實也沒有多少把握。結果是他從來不想讀電機系，終於還是在父母與當時情人的意願下畢業了；不想做投機取巧的生意，結果還是在那家半死不活的公司裏抽不了身。意願是一回事，但實際上他還有甚麼可以選擇？意外昏迷的外母、瀕臨崩潰邊緣的妻、才高中的長女與八歲的幼子、欠了一身債的小叔。房子。汽車。工人。醫護。學費。日常開銷。每個全家福的場景，他總站在大遠景中間，顧着這顧着那。一個被淘空了的人。被家庭、被時代與社會，被自己。

「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阿瑞。那個他小學時期就愛上的初戀情人。沒有她那近乎咄咄逼人的癡情，便反證不了NJ性格的盲點。

二十多年前，那或許是他最狠心的決定：為着發洩對前途的不滿，他跟她不告而別——只為對方跟父母一樣鼓勵他讀從未喜歡過的電機系。一種現實與意志對立的符號（「你不懂我」）、一種彷彿只屬於青年人情感的衝動（抑或其實是她太懂他？），換來二人半生命運的分歧。然四分一世紀後重逢，只有在她面前，他才可以回復入世前的自己，暢懷地邊走路邊抽他的煙、說他的台語，內容或許甜美、或許苦澀，卻同樣真切。那個晚上，當他從機場來到東京酒店，才下的士，一看到她，那面笑容從未如此燦爛過。

從東京到熱海，他牽着她的手，畫面平行對接婷婷與胖子的約會。兩代人的初戀時光。青澀、純真、溫柔。一座酒店，兩個房間。他們重歷了當年的夢，但也歸結於夢的盡頭：夜深房門前，阿瑞再次激動起來，問：為甚麼不能再往前一步？她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只是擁着她，拍拍她的背，叫她別傻。明天還得出差呢，早點睡吧。然後慢慢把她推開。

老實人。

天亮前，熱海堤岸邊，他一個人蹲坐在那裏，低着頭、抽着煙。一個浪捲過來，浪花濺起又即消散。他或許在後悔，或許在痛恨：為甚麼就那麼難？濤聲風聲鳥聲。某種埋葬的儀式。二十多年來一直被封印的夢，再活一次已是幸運。總之，不可再回頭。青年時代的夢，該要告終了。

「我從來沒愛過另外一個人。」

回到東京，他對阿瑞留下這最後一句話。沒有誰會不信那是真心的。而在那以前，從熱海回東京的列車上，他睡着了。那是全片他唯一一次睡得那麼熟、那麼甜。他會將他畢生唯一的夢留在那裏，那個晨暮難辨的海岸，在潮起潮落間兀自飄搖。倒是旁邊那位醒來了，在苦候他二十多年以後。再一次，她比他更看清現實：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堅持。那條他當初極不願意踏進而終於走下來的路，不管是個人選擇或者身不由己，不管是出於勇氣還是懦弱；不在乎地域空間、不在乎人事變故，不論是家庭還是事業，偶爾他或許會耍性子抽離一下，但別人一句「回來吧，NJ」，他還是會心軟。他總不願再傷害任何人。驟看他好似總是

在夾縫中，被各種人事變故推來帶去，但其實他更像樹，心中某個部份，早已在名曰「情感」的固有軌跡上生了根。他已經在那裏，而且會一直繼續在那裏。不會忍心拋下一切推倒重來。畢竟他是個好人。她都知道，而且終於接受。在經歷這好幾段感情與婚姻以後。

於是，這次，換了是她不告而別。但跟當年的他不一樣。當年的他是偏執，今日的她是成全。

「You are a good man.」

大田沒有成為他真正的生意伙伴，但留下了這句按語。一段旅程、兩場相遇，才開始便告結束；繞一個圈回來，一切好像依然照舊。照舊在家裏老找不着東西，照舊面對眼中只有錢的小叔無話可說。但真的就那樣毫無意義嗎？世界沒有童話，童話只活在個人的想像裏，他知道。這世界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意願而改變，他也知道。沒甚麼大不了。不過是過程。於是他回來了，在這勞碌而庸俗的塵世中。他留在這裏，與它共存，以疲憊而透支的靈魂與身軀，不管是甘願還是不願。一種成長的代價。只是他心底的信念、對人倫與生命的價值觀，會不會因這趟回顧而變得更堅實？婆婆後來還是走了。人老了，始終要走的。他也老了，但沒有說出來。這世界可能讓他失望了，但他沒有放棄。不要忘記，他為世界帶來了兩個生命：一個叫婷婷，一個叫洋洋。兩個如此美麗而純真的人，不會沒有他的影子。

靈堂前，他握着婷婷的手，默看前面洋洋朗讀他給婆婆寫的最後的話。那份善良、敏感、溫柔的素質，已延續到下一代。那一刻，我們知道，他的生命不會白過。

後記

一個真的artist，很 pure 的

彭鎧立 × 林奕華對話訪談錄

整理 / 嚴壽山

林：我跟你說，想把楊德昌導演的電影，變成劇場作品時，你第一個感覺是怎麼樣？你會希望像我這樣一個做另一種媒介的創作人來找你的時候，雖然是借助楊導的作品，但是最好還是能夠看見一些未來嗎？

彭：當然。我想第一次我就跟你說，我覺得如果是照本搬過來……第一手法就挺不聰明的，第二對喜歡文藝的觀眾來說沒有什麼幫助。怎麼樣可以在轉換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很當代的東西，其實我非常重視就是很 contemporary。

非常 Contemporary

彭：我覺得楊德昌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 contemporary。你看即便他已經走了那麼久，可是還是都在我們周遭一直發生，甚至現在發生的、比他講的時候更多。他很 relevant，對當代的各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非常有同理心。所以他一定要講出來，一定要用他的說故事的方式、他自己的一個 art form 講出來，我覺得特別珍貴。

林：回想跟楊導演的相遇，你會怎麼形容，這個遇見從一開始到現在……？

彭：我想我們可以聊聊我們第一次。當時我應該是在準備第一張專輯吧？我通常在有演奏會或有重要錄音的時候，我每天要一個人游泳，有點像 meditation（笑），然後我都在華航俱樂部（因為我父親是華航的機長），剛好導演也都在那邊打籃球，所以應該第一次是這樣子見到。

他問我說你在看什麼書，因為我每次游完泳就會在 club house 喝一杯茶什麼的，所以就這樣子聊起來。我念書是在 Boston，所以我穿了一件 Boston 的 Celtics 球衣，他很喜歡打籃球，所以我想這些……。

林：你也像一個打籃球的人（笑）。

彭：高中打得還不錯的樣子（笑），後來他就說可不可以一起喝個咖啡聊一下什麼的。我們第一次一對一見面是在圓山飯店，然後真的聊很多。他說他一直不瞭解音樂裡面的調性，key 是什麼？是什麼意思？然後他也問我最喜歡誰的電影？

Key 是有顏色的

彭：我就說我很喜歡 Woody Allen，然後他說我也很喜歡 Woody Allen，然後我就說 Woody Allen 處理音樂處理得很好，他 Jazz 跟 Classical 的底子都很強，也聊到一些巴哈、一些舒伯特……他說：在整個電影的製作環節，什麼都可以自己來，唯獨音樂我就不能自己做；而我說反正有很多有 talents 的人可以幫忙，只要你品位很好，你可以挑選很棒的東西，這沒什麼。他對音樂是非常品位是很好的。

調性是有顏色的，也是跟人的 emotion 有關係的，比如說某一些調性，你用這個 key 來作曲，它就會代表比較光明正大，或者比較快樂、比較正向；而有些調性比較憂鬱。所以在選擇的時候，跟帶動演員、觀眾情緒是有很大的關係。然後還聊到像電影，我最重視電影的節奏，節奏就能帶領你進入一個很不同的一種時間的感覺。

音樂幾乎就是空氣一樣

林：現在我們看電影《一一》，或者我跟你碰面之後談到關於說《一一》能否是個音樂劇？當時你說「當然可以啊，《一一》本來就是從音樂開始的」，你能跟我們說說嗎？

彭：我覺得只是我一個直覺的反應。因為做《一一》的時候，家裡到處充斥著各種音樂，那時候每天都聽很多Paul Simon的東西，甚至我兒子出生之後都是，當時放很多交響樂、很多歌劇，我們那時候聽蠻多，重複的，每天的，幾乎就是空氣一樣的。

林：而且你在片子裡面，其實你扮演的其中一個角色就是配樂。你放進來這些東西，以你自己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哪些位置，你覺得對、他也覺得對？比如說古典為什麼會在那邊，然後你自己的recital為什麼就是你寫的曲子，鋼琴的曲子為什麼會在那邊？

彭：鋼琴，所有的solo的曲子，都是片子已經好了，比如像東京夜景那些，都是看著畫面做的，音樂是輔助那個畫面的情緒帶動；片尾大家非常喜歡，很多人跟我說，聽到你的鋼琴那一段我就哭了，那個也是很即興彈的。當時做完了電影，我們家就有點像這樣子。杜哥(杜篤之)我們的soundman就會架很多麥克風，就讓我看電影畫面，就這樣子錄acoustic鋼琴，並不是進錄音室錄、直接就在家裡的環境裡面錄的。

林：讓片子還是回到一個生活的狀態。

彭：非常。

節奏是電影的呼吸

林：它是一個流動性的一種時間的感覺。所以他接受這個節奏跟電影裡面的這些劇情也好，畫面也好，也就是你們對於節奏的一致感受。

彭：我覺得節奏也有點像電影的某一種呼吸，它的起承轉合，它的……我在做的時候，導演很安靜，他就覺得都很好，也大部分都是一次兩次談，他說他蠻喜歡的就留下來。

林：從你想像我們要做一部舞臺劇講《一一》，到你看到了這舞臺劇轉化的影像(《一個人的——》映画)，我會想問你覺得節奏這些，特別是因為我們全部都用了你的音樂，但是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像爪子或像花瓣這樣慢慢展開

彭：我覺得很好玩，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但是我也私心希望說我們可以從這些素材裡面延伸，從這些角色看這些音樂，可以有另外一種排列組合，我們可以產生一個略帶新的故事性的一個跟這些元素都有關聯的一個新的作品，可是是跟這些components都非常有關係，可能是《一一》之前、可能是《一一》之後……我覺得我現在看到的比較是《一一》好像爪子或像花瓣這樣慢慢展開，我們可以做一個有點像《一一》這樣 看似故事非常簡單易懂，可是又有很多深層的東西，然後音樂很棒，可以讓人家笑、讓人家哭的那種作品。

林：聽起來，你現在不只是一位楊德昌作品的繼承人這樣子的一個身份，聽起來其實已經……。

彭：是一個creative了(笑)！

林：對(笑)。他讓你從一個演奏家，慢慢去到了一個，想像空間更大的了，對於生命的這些想法，不只是樂器，而是通過樂器還可以去講更多。

彭：我覺得音樂是一個language，有一點像secret language，它不是英文、不是中文、不是法文。雖然它沒有那麼具象，但是它在跟你溝通的時候，是非常直接的、很抽象的。就像《一一》的Ending只有很簡單的幾個音，可是為什麼大家都會說，聽了就哭了，當然最大的伏筆還是整個電影，但是我覺得音樂可以是我們在講這個故事當中，可以代替一些語言的用法，我覺得會很好玩。還有聲音，也不是只有melody這種logic的東西，就是聲音和音樂是可以講話，可以communication。

他就是玩真的

林：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楊導演是你所認識的最勇敢跟最誠實的一個創作電影的藝術家？

彭：因為他就是玩真的。他拍的、寫的都是他所想的跟他的真的信念，就他相信的事情。我覺得他是一個有使命感，也很有理想主義的一個人，然後對於他自己屬於中國人的文化和社會各種現象，有很深切的……所以他有很多的批評，有很多的憤怒，但是這些都是從我剛剛講的，就是一個同理心，他會很希望把這個東西分享出來，而且他知道這是沒那麼好聽，或者是不那麼順耳，甚至是大大得罪人，他也是知道說這個東西不會給他帶來現實利益的好處，他還是做，這在現代社會裡太困難了、太少了。

林：最後的一個問題，我想問的是2019年年底，你來臺北，我們進行那個時候以為我們會做的《一一》的一次圍讀。結束的時候，你突然問我說「你有想過洋洋是個機器人嗎？」我現在常常都還是把這一個moment當成必須要被preserved，這就是我的很……。

彭：很magical的事情(笑)。

林：很magical的事情(笑)，因為是你幫我開了一個竅，真正進入到電影要談的一個事情，就是未來。我的問題是你為什麼會有洋洋可能是個機器人的念頭？

機器人就是反映我們自己

彭：我想是因為當時我們談了很多可能性。我們也聊了怎麼演員、怎麼cast，是不是一個真的小孩等等。我也提到在做電影《一一》的同時，導演也平行在發展一個，他很想做一個，可以跟每一個個人做最親密相處的機器人(一個小朋友)，而《一一》講的很多是人跟人之間的一種寂寥、一種孤獨、一種錯誤的溝通，然後也是因為人跟人很多彼此的不信任——因為大家都在講假話的時候，你也會感覺到我對你的不真誠、我也會感覺到你對我的不相信，所以大家都沒有辦法把最好的自己拿出來共處。

當時我想已經有非常多的robot研究，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所以我把跟導演在做一個、在發展的「你最好的朋友」機器人的概念，串聯在一起，我說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子做，可以把洋洋設定為一個機器人，然後他變成有很多的可能，可以代表非常多的事情，未來未知這種無限大的可能。

林：事過三年，現在每個人都在談AI(笑)，這已經是人類的一個危機；AI本來是中性的，就好像你說機器人是中性的，只不過現在大家好像都來到一點：AI代替人類。

彭：我想機器人就是反映我們自己。如果我們給它的東西都挺美好的，我覺得它出來的東西、它的processing也會比較美；反之給它很多醜陋的設定，它回來的東西更醜陋。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工具，我們怎麼樣使用這個工具，一定要非常的自覺，然後不要喪失。我覺得人作為人，我很喜歡任何手可以做的事情，手可以手工的，好家裡的家常菜，這種我覺得都是最棒的！可是我想他們一定會說機器人也可以，因為它也可以按照你的食譜炒出一盤熱騰騰的東西，可是我覺得中間的一些不完美才是完美，這個東西是很human的。

一個真的 artist，很 pure 的

林：今年7月將在臺北的「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目前來講你覺得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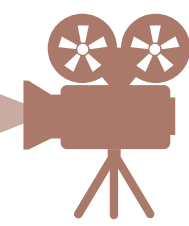
彭：我想第一就是，第一次有機會把導演留下來的物件做一個系統的整理，這個系統整理對我來說，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因為東西非常多、有四千多件。導演是一個做什麼事情都很縝密，很多的設計經過很多層次的決定。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展，可以看到一些電影裡重要的一些moments，看到它怎麼樣從幾句話變成是一個synopsis大綱，然後這幾個moments怎麼形成，我覺得非常珍貴——喜歡電影的朋友，可以看到楊德昌的創作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可以看到他在每一個地方都很誠實的做一些決定，然後reflect它。

我想他是一個真的 artist，很 pure 的。

非常林奕華

ELDT on Screen

舞台映画 2023



我們都是 時間 的旅人

Travel In Time

2023年4—12月 PREMIERE ELEMENTS

一個人的
——
14 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Yi Yi

這是和楊德昌相遇的
最好時間

「我只能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後面，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 洋洋

改編自楊德昌導演原創作品《一一》
授權單位：Kaillidoscope Pictures Inc.
首席創作顧問監製：彭建立

兩個人的——
婷婷的
14首搖籃曲
14 Lullabies for Ting Ting

改編自楊德昌導演原創作品《一一》
授權單位：Kaillidoscope Pictures Inc.
首席創作顧問監製：彭建立

非常林奕華，首部音樂劇
林奕華 編劇 陳建騏 音樂 伍宇烈 編舞
尋找流離倖存者，發現隱世愛與恨
獻給跟自己已談戀愛世代的人們

兩個藝術系學生的愛情自畫像
18首相知相戀原創歌曲
動人心靈現場演奏
歌詞—林奕華 作曲—陳建騏·黃建為·阿超

梁祝
的
繼承者們
Art School Musical

迷惘的人 × 執著的鬼 × 善變的狐

「你，就是那隻鬼，聰明的人多，聰明的心少。」—— 曹玉

聊齋
Why We Chat?

A heart just as modern but old passion re-imagined
by Louisa

以現代人視角
詮釋聊齋鬼怪故事

寶玉
你好
Hello, Baoyu

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Meet me in a thousand years

聯合主辦及製作 weshKowloon
西九文化區

分
享
S H A R E

主辦及製作

非常林奕華
Edmond Lam (Eric) Tsang
www.eldt.org.hk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媒體夥伴



放映場地伙伴



本放映節目為「舞台映畫的藝術教育推廣」活動，由配對資助計畫資助
Image—Art Direction: Kary Kwok, Design: 莊謹銘
主辦機構保留最終真動權

